



關漢中

## 壹、前言

青少年與社區可以互為資源，但當今社會上能認同此概念的人不知有多少？可能惟有常在社區接觸青少年的社工人員，才有較深的感受吧！

雖然社工人員與青少年在社區相遇的背景，常是因青少年出了問題或有特殊的需求，但在深入瞭解這些青少年及其生活背景之後，相信有不少人仍會感動或感慨於青少年嘗試在找出路的努力，只是可能礙於其努力未有機會投入對社區有利的活動，所以不但不被社區看見和接納，反可能被有心人不當地對待乃至利用，而成為社會所欲控制或除去之標的。

基本上，每個青少年應都會看重自己的成長，也會看重能讓其成長的環境。就如在一些地方常可以看到的青少年，當有機會對人介紹其生活環境時，他們所予人印象深刻的亮麗表現。雖然在主客觀條件上，不是每位青少年都可生活於理想的環境，但處於各樣的環境下，青少年總能看

到值得一提的事物面貌，也希望他們所見能被認同。這就說明了，青少年有其看待與因應生活環境的動力，自也有與此環境結合的基礎。對多數的青少年來說，社區是最切身的生活環境。

然而，青少年與社區的連結，要能被以社會資源看待，仍需有進一步的論述。主要是我們對於形塑青少年社區生活的因素，及其對青少年發展乃至社會發展的影響，尚缺乏作有系統的檢驗。本文即嘗試對此方面的工作，提出一個觀點。

## 貳、青少年在社區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個社區若讓青少年有此感覺，那麼要感嘆的人何止青少年而已？社區對多數的青少年來說，應該不是什麼險惡的地方，但從事青少年工作的人，卻可能都有機會看到一些人如此。對照前述能在社區展現亮麗一面者，凸顯出青少年畢竟是多樣的。那麼，究竟是哪些青少年特別會有此感受？或這是一

個普遍的現象，只是不同青少年所感受的程度及頻率有別而已？這方面的探討可能要先從整體上青少年在社區生活中可發展的社會關係空間來看。

## 參、青少年社區生活與社會關係

有關直接探討青少年在社區生活中之社會關係的研究，令人意外地，並不多見。相關的研究通常是在討論青少年各種問題的背景或對策時，才去凸顯某些關係的重要性，如「親子關係」、「社會支持」、「社會網絡」以及在教育情境下的師生互動關係等。然而，學者在看待這些關係時，所關心的焦點是社會結構的變數，而非社會關係的實質，更鮮少會將青少年在此等關係中的社會定位視為變數。例如，在討論青少年的社會支持與社會網絡時，就只關心成人是否發揮了為青少年提供照顧、教導、輔助或保護...等性質之角色，多屬社會所客觀範定的，而不論在主觀上青少年是否認同此等角色，或有其他需求而欲加以改變、突破。換言之，青少年在此等關係中，只可能有被動的角色，其發展積極、主動角色的可能性就被忽略。此外，再就此等關係之影響層面來看，也多強調青少年對各方面社會生活的適應為主，且偏重成人為主體或主導的面向，如家庭、學校、乃至工作...等。至於青少年所看重或所欲開創的生活面向，如休閒、消費，乃至權益...等，很少人會將之置於青少年與成人的社會關係脈絡下，來檢視其所受的影響，即使已意識到相關的社會問題。更不

用說，對於「社區」這個可能連成人都感到模糊的生活領域，青少年會被認為與成人有什麼干係。

儘管有前述的限制，某些原本在關心青少年發展的研究，卻都不約而同地指出，在現代社會中，青少年與成人的關係似已趨於錯亂或式微的狀態，而如何找到一個重新界定或發展的空間，已是迫在眉睫的課題。針對此課題，不少論述也不約而同地指向社區概念所具有的潛力。以下從四方面來整理：

### 一、社區青少年發展觀點

Bronfenbrenner (1979)應用生態觀點(ecological perspective)所提出的青少年兒童發展概念一直是引領許多研究的普遍架構，有助於學者應用社區的概念來探討青少年的生活。在 Bronfenbrenner (1986)的主張中，社區是青少年生活的「四個世界」(life worlds)之一，其重要性應與家庭、學校、及工作並列。不過，在不同的社會、文化中，青少年對社區或鄰里的概念和涉入程度可能會有不同。Inkeles & Leiderman (1998)運用了包含「社區」在內的五個向度，來比較美國與智利青少年六方面的心理社會成熟度(psychosocial maturity)，結果發現，由於美國文化對「融入鄰里」(neighborliness)此一品格的重視，因此可以明顯看出此品格與美國青少年的其他個人成熟度之關連，但在智利則不然。智利青少年對鄰里社區的概念是陌生的，反不如他們對「工作」世界的瞭解，雖然對後者他們也只能間接從父母揣摩得知。所以，

要以「促使人們注意社區問題」(gets people to help on community problems)的這種能力，作為智利青少年心理社會成熟度的指標，其有效性就不如對美國青少年。學者因此認為，要如何確切掌握「社區」對青少年的意義，會是未來研究上的一個重要課題。

事實上，即使是在美國，也有很多人在憂慮青少年與社區的疏離問題。一些界定「高風險」(at-risk)青少年的指標中，就必定包含與社區疏離的項目，如社區暴力、偏差同儕、缺乏模範...等(Burt, Resnick, & Novick, 1998)。嚴格來講，這些應不是青少年本身的問題，而是社區內的問題；或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是社區對青少年缺乏支持的問題。然而，若純就「支持」的角度來看這個關係，難免又會有預設青少年於前述被動角色的疑慮，而這也正是主張應用「發展性」觀點的學者所要批判的。

所謂「發展性」觀點，更確切來說，應是強調要注重「青少年發展取向」(youth development approach)之青少年福利工作的觀點。其要點之一，就是在促進青少年與社區的連結。美國知名的青少年研究單位 Search Institute，就特別以專書(Benson & Pittman, 2001)整合了相關的論述，來闡明這個觀點。其中有關青少年與社區關係的課題，其論點大致摘述如下：

要將青少年發展推動成為一個公眾的議題；

1.要改善青少年的發展狀況，需先營造社區改變的能量和條件；

2.要以社區各方面的行動，使青少年

有更寬廣的發展途徑；

3.要使青少年達成三種發展狀況：學會生產(learning to be productive)、學會連結(learning to connect)、學會掌舵(learning to navigate)

4.要使青少年最終成為有健全社會關係、能融入社區的成人。

由這幾點可知，這些學者把青少年發展與社區發展視為一體的兩面，扼要道出了青少年與社區應有的關係。有人稱此概念為「社區青少年發展」(community youth development)，強調不只青少年需要社區的照顧，社區也需要青少年的活力，並指出其實務上的意涵，是在結合社區發展工作與青少年發展工作，兩者有互賴性(interdependence)而息息相關(Amistead & Wexler, 1997)。青少年與成人在社區中的關係既然是可以對等的，那麼社區對青少年的意義，就應不只在於提供支持而已，相反地，也應是青少年可以發揮某種積極性角色的生活領域。

前述的論點也提示另一個思考方向，那就是既然社區對青少年的意義重大，但卻又有某些青少年不易感受或掌握與社區的關係，那麼青少年要如何去「學會」前述各方面的發展呢？他們又如何看待此等學習課題？是否會有壓力？或他們可以發揮哪些潛力？這些問題正是另一些學者所關心的。

## 二、青少年生活動向的探究

有學者從更廣的社會環境作考量，認為當今青少年在生活中的一個重要任務，

就是去經歷一種「建構」的過程。如 Csikszentmihayli & Larson (1984)從調查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作息與心情中發現，青少年需要不斷地組合其生活經驗，才能凝聚、維持生活的動力，求得與自我及社會的和諧；這指的不僅是感受，也包括價值觀、角色等方面。而青少年在這樣的過程中，其實是有很多的困惑、挫折、緊張、乃至忿怒的，常是因為有某些主客觀條件的無法配合。作者亦曾以類似方法在國內作調查（闕漢中，1995、1996），也顯示青少年在生活經驗的各類範疇內，均頗重視社會及自我的期許，並在意自己所能投注的動力。青少年對自我在滿足生活經驗要求的動力上顯然有理想與現實間的落差，也因此感到相當程度的壓力及負面情緒。儘管如此，上述的研究都發現，青少年還是頗能立定並掌握生活的目標，將生活的許多經驗都投注在這些目標上。

另有研究(Quaglia & Perry, 1995)指出，青少年對各項日常主要活動的選擇，是他們內心志向的寫照。該研究界定「志向」(aspiration)乃由「抱負」(ambition)和「勵志」(inspiration)兩個面向所組成，前者指個人可展望並專注(invest)於未來的能力，而後者是指可為未來投注必要的時間、精力和心血的能力。他們發現，影響此兩種能力的因素，主要是看家庭和學校能否塑造出一個環境，讓青少年去體會各樣日常活動的意義和樂趣。這種環境的形塑要比父母的社經地位或城鄉等外在環境的差異更有影響。作者在台北某鄉間對青少年所作的田野觀察研究（闕漢中，2002）

中則發現，配合社區在這方面的努力（即或不足），青少年也能發揮創意去應用某些虛擬的環境，即使此虛擬環境可能只是暫時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應用實質的或虛擬的環境，青少年最終所關切的，還是他們可藉以在社區中得到何種評價或定位。換言之，青少年還是很在意與社區的關係和連結。

然而，國內外的研究也顯示，若青少年不幸處於沒落中弱勢的社區，而社區本身又無視於被邊緣化的社會地位，或無法另開創出一種生活的價值，青少年終究還是難以突破社區生活背景與型態的限制，甚且可能落入受成人有意無意地支配、利用於利益競爭的窘境。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一個矛盾，即究竟應如何寄望青少年來與成人建立有發展性的關係？青少年一方面顯現積極建構的動力，另一方面卻難免受社區環境中某些「文化生態因素」（cultural-ecological factors）的牽制（Hall, 2001），而解套的關鍵又似乎不由青少年所掌握。無怪乎前述主張青少年與成人在社區中應可以對等的學者，最後又把促成此關係的責任推向成人。或許這種審慎樂觀的態度是需要的，就是在寄望成人的同時，也體認青少年是有潛力的、可以學習的。那麼，其最終的成效，就需要以更長遠的發展來看。

### 三、青少年「導向關係」與社會資本

有一種青少年與成人之間具長遠發展意義的關係，而在前述背景下引起學者注意的，當推「導向關係」(mentoring rela-

tionship)。在一般用法中，「導向關係」可能泛指成人對青少年的指引、示範、輔佐、導正...等形式的行為，反映青少年的各種社會關係，但在學術研究上的定義，「導向關係」的一個關鍵就是需有一青少年所認定之「導師」(mentor)的存在，偏重青少年對成人實質感受的功能，學者也已發展出認定其存在的主客觀指標(Rhodes, Ebert & Fischer, 1992)。依此定義，「導師」是青少年會安心樂意去尋求忠告來定位生活方向的人，也包括對青少年的關懷、激勵等。更確切的定義則排除父母與家人，而強調是在這些關係以外，經過刻意安排或自然形成的一種可信任的關係。學者研究此等關係，通常是看重它對青少年的影響，但從本文的角度來看，卻別具意涵。

有學者發現(Darling et al., 2002)，這種關係是可以跨越情感及文化因素之影響而存在的，亦即不論情感之有無及如何受文化範定其型態，青少年都能肯定且受益於此種關係，特別是在他們所需求的某些社會能力的發展上。Cotterell (1996)就發現，會尋求「導師」的青少年通常是比較有競爭力且有成就的，也比較會參與學校及社區的各種活動。「導師」在這一層意義上，就成了青少年與更廣泛社區生活的連結。最發人深省的發現，就是在這類關係中，青少年還可發揮某些主動或主導的角色，影響關係發展與應用的方向(Darling et al., 2002)。青少年會從不同的成人關係中，去尋求其所需的使能者(enabler)、模範者(role model)、信奉者(believer)、或教導者(teacher)等功能的「導師」，且這些關係對青少年的

效益非同儕關係可以替補，亦即較沒有成人為友的青少年也不會去多尋求同儕的朋友(Cotterell, 1996)。由此可見，發展導向關係是青少年可以「建構」的，可以是青少年主動突破其生活困境的另一種管道，這事實的意義甚至比最終所建立的關係型態或情感深淺更重要。

然而，對於上述管道的運用，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學者指出，上述的導向關係比較可能在青少年參與有組織的活動（如社團或球隊）時發展，雖然在非正式社會關係中也有可能。事實上，兩種途徑對青少年都各有功能與重要性（Hurrelmann, 1990，引自 Cotterell, 1996）。只不過，在弱勢社區中的青少年，其參與有組織的活動機會是貧乏的。所以，他們要如何把握乃至開創與成人的各種非正式互動關係，而從中找到「導師」，則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若青少年實在無法從社區中找到「導師」，那應如何？此時可能需要一個更廣的社會機制。

有研究(Stevenson, 1998)發現，家庭與鄰里社會網絡的互動，有助於青少年體會社區生活的價值觀和安全感，並可增強其「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有另一項研究(Furlong et. al., 1996)則發現，青少年的日常生活情境(contexts)，包括他們接觸的人事物以及從中所形成的對生活和自我的信念，才是落實其生涯發展之「機會架構」(opportunity structures)的主要變項，要比純就社會階層、經濟、職業等結構因素來衡量該架構還要具體。由此可見，所謂「社會資本」與「機會架構」等概念，都近似

社會工作所講求運用社會資源網絡的概念，強調人在生活中有賴於建立並累積各種人際的、互助的關係。近年來，許多學者應用此等概念於探討青少年兒童的復原力(resiliency)，即青少年兒童如何克服其所處不利或弱勢的社會、生活環境，開啓了探究青少年社會關係的一種新領域或思考方向。前述的導向關係就曾被證實有提昇青少年復原力的功能，主要是可作為一種「保護因子(protective factor)」(Zimmerman, Bingenheimer & Notaro, 2002)，也是青少年眼中的某些機會(perceived opportunities)。

在此，我們必須注意林南(2007)對「社會資本」概念的澄清，主要是提醒其所隱含的群體性本質，不能只限於個人層面的思考。他認為，「社會資本」是立基於社會網絡和社會參與的概念，有賴於群體的整合，並透過自我認知，才能形成。所以，透過社會行動累積社會資本是很重要的，他也特別強調社會「流動」是必要的概念。

#### 四、青少年社會行動與定位

對於如何增進青少年「社會資本」，也有不同層次的看法，反映對此概念的不同定義(Campbell, 2000; Sampson, 2001)。有人較強調對所謂「微視系統」(micro system)的介入，如前述青少年與家庭、同儕、學校、鄰里等的互動(Seidman, Allen, & Aber, 1995)。同理，強調青少年對日常生活情境「機會架構」的掌握，也較屬「微視系統」層次。如 Sampson (2001)就重視對青少年「日常活動生態」(ecology of routine activities)的探討，認為這樣會大大增進對青

少年發展與風險的瞭解。此外，有人則從「社區系統」的層次思考，強調需對社區系統作介入，惟有透過社區的行動來綜合運用政府與民間等各方面的資源，才能降低青少年於社區生活中的風險，給他們更好的發展機會(Shields, 1995; Barton, Watkins, & Jarjoura, 1997)。他們所建議的社區行動包括：加強青少年社會互動與溝通的機會、使其發展跨代的社會關係、並參與社區組織等，都超越了青少年個體發展的視野層面。

有人再提高一個層次思考，呼籲勿過度強調青少年社會情境因素，要能兼顧到更鉅視層次的觀點，重視對青少年的「增權」(empowerment，有譯「充權」)。香港學者黃昌榮、邵家臻(1998)認為，個人取向的青年工作模式對青年社會情境的定義，常只關照他們即時的或身邊的環境，或從生態學的角度做意識型態的包裝，而不顧結構性、制度性的情境，傾向分析個人的不幸或失調，要求個人適應甚於對環境作改變，事實上是在延續社會的不平等。所以他們倡議「結構取向」的青年工作模式，對社會情境採辯證理解(dialectical understanding)的方式，認清社會不同的次群組之間，並非如生態學所理解的和諧共處，而是充滿矛盾和衝突。所以，他們強調，對於青年在現代社會中的定位應予重構，確認青年應有的主體性。

有學者(Hurrelmann, 1989)也提醒，青少年易予人一種所謂「優勢的假象」，以為他們在現代的生活，表面上好像擁有許多的選擇，尤其在商品的消費上，但事實

上卻是被龐大商業集團控制的弱勢族群，在社會上只能扮演有限的消費者角色。更有人指此為青少年「角色匱乏」(rolelessness)的問題(Nightingale & Wolvert, 1993; Elkind, 1989)，也就是青少年很難在生活環境中找到有意義的角色空間。

## 肆、兩方面的困境

綜合上述可知，青少年不論就個體或群體的生活而言，在當前社會中的定位仍有相當的不確定性，而呈現於不同層面社會互動或行動上的困境。當社工人員與青少年在社區相遇時，有兩方面的困境可能就特別明顯：

### 一、主體性的困境

青少年在社區生活，不論他們有如前述是希望受注意、或是感到安全受威脅的時候，常會想若能有某種形式的組織（即使不一定要如成人般的複雜），就會有力量。但青少年各樣的集結，即令只是在街角的群聚，都有可能引起成人的不安，更遑論會予以鼓勵、乃至賦予某種地位。即使如此，我們仍不能不重視青少年這方面的需求。

青少年團體行為的普遍性，可能讓人以為青少年很容易形成團體。但實際上，若將青少年的群聚、非正式團體、與正式團體作區別，則正式團體所佔的比例恐並不高。且，青少年有組織性的團體(organized groups)，舉凡球隊、社團、乃至

幫派等，大多是由成人予以組成，也受成人的領導與規範、被賦予特定的社會化目標。這就意味著，成人從社會結構考量所能關注到的青少年團體，其範圍與數量是有限的。那麼，多數青少年所參與的其他團體形式，又如何與社會連結？或如何肯定其存在的意義？就成為青少年生活上的重要問題。

美國學者 Coleman (1961)曾提出「青少年社會」(adolescent society)此一概念，來描述其所觀察到，青少年於學校環境中密集生活互動所形成的小社會。青少年在這小社會中的「社會地位」，即由歸屬不同的團體來獲取。這觀察相當程度見證了青少年有「投射」(project)成人社會的意圖(Jones & Wallace, 1992)，同時也反映出他們的困境，因為他們不僅要做好團體的抉擇，但抉擇後所獲得的「社會地位」卻不都被成人所認可。像這類的困境，不難推想在青少年其他生活領域內必也存在，只是在不同領域內其所欲運用的團體或次文化可能不同而已。

### 二、主動性的困境

對於青少年因應社會困境的策略，學者曾提出不同的見解。青少年未必都需如呂民璿(1989)所期許的，藉由參與社會運動，來找到自我與社會變遷的聯結，以達成與社會的「動態整合」(相對於「靜態整合」的社會適應)。Palazzo (1989)就認為，在當今社會解構的生活環境下，青少年應可有「無限的行動取向」，去進行所謂的「自傳性規劃」(biographical project)。不過，

無論青少年要落實哪種期許，一方面要有可參照的社會理想、價值，另一方面也要青少年能處理「控制與創造」的問題；即要青少年能展現適度的主動性，在生活各情境的機會與資源中，維持與社會的系統性均衡(equilibrium)狀態，以創造自我經驗的「新秩序」(new order) (Csikszentmihayli & Larson, 1984)。簡言之，就是青少年要在生活中能同時掌握個人發展與社會發展兩者的脈絡。

顯然，上述的任務是不易達成的，尤其是在有限的社區生活範疇內。實際上，青少年不只常要面對已「空洞化」的社會理想或價值體系（呂民璿，1989），也常遭遇資源、訊息、經驗等的障礙，而陷入衝突與矛盾中。青少年在矛盾中若急於依附某種架構，則仍不免產生盲目跟從社會主流文化，或形成次文化的現象。如，青少年加入幫派的行為，即常被引用為此現象的反映。但這類反映也不盡然是負面的，青少年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團體行為，未必具幫派性質的，甚至是投合成人社區文化的，也常透露此意涵（Hall, 2001；闕漢中，2002）。所以，究竟青少年該有多積極、主動？來為其在各方面的嘗試爭取多大的空間？這些都是他們在社區生活中常要面臨的問題。

## 伍、如何相得益彰

在前述困境下，社區青少年工作者若想促進青少年與社會的連結，就須有更宏觀且富創意的作為，來掌握青少年與社區

雙方的動向並發展資源。關鍵可能就在要如何經營或保障青少年所需要的社會空間，且從社區生活開始。前述各論點已提示了一些方向，也有跡象可讓我們對青少年持較樂觀的態度。其中，對等的原則應是最需要堅持的；我們不能再以青少年附屬於成人社會的觀點，來介入青少年的社會互動和行動。以下試分別從青少年與社區的角度切入，來思考可使其相得益彰的作法：

### 一、青少年：開創多元角色空間

有研究顯示，青少年若在社區內有探索社會行動(prosocial action)的機會，配合其個人及家庭的條件，將有助於道德認同(moral identity)的發展(Hart, Atkins, & Ford, 1998)。道德發展是建立價值觀的基礎，所以青少年有此基礎，才可能從生活中創造價值、累積社會資本。有學者(Halpern, Barker, & Mollard, 2000)就發現，即使生長在不利或弱勢的社區環境中，許多青少年仍充滿活力與期望，也相當有主見，能展現相當程度的復原力和幽默感去適應。他們若會陷入困境，主要還是由於從家庭和學校均得不到重視、指引和支持，有的甚且要替代扮演某些成人角色，儼然已是成人的夥伴(partner)。對於這樣的青少年，社區就必須提供一些替代的空間(alternative spaces)以緩衝他們的壓力，而這也正是一些社區青少年方案所能發揮的功能。

有一項研究(Finn & Checkoway, 1998)分析了在美國的社會工作界中一些促成青少年積極參與社區事務的方案，想探討究



竟是哪些因素使這些方案得以成功。結果指出，有一個核心的信念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要視青少年為「有能力的公民」(competent citizens)或「社區建構者」(community builders)，而不是問題製造者或受害者。青少年在這些方案當中能主動、有效地反映並解決他們經常受忽略的需求或權益，主要就是因為他們有被尊重、被賦予參與的機會、甚至領導的機會，也使他們得以更自在地反省、應用他們的生活文化，從改善自身生活環境做起，並進而去倡導更多青少年乃至社區整體的利益。當然，成人相對配合給予的支持、訓練、組織也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但在前述信念引導下，所做的一切均發揮了與青少年「共事」(accompaniment)的精神，而不至於主導一切。

## 二、社區：蘊育社會行動與流動

有人(Zeldin, 2002)發現，愈有社區意識的成人就愈能看好青少年可對社區做出貢獻的潛力，他們也愈能以平權的觀念看待社區成員，包括青少年。但成人的社區意識常是受社會價值及各人社會背景所影響，且其對青少年整體的印象和情感，還會受各人青少年期經驗及時下對青少年問題的一些印象所影響。所以，青少年想要社會成人體認他們有參與社會的潛力，最重要而直接的方式，還是要有行動表現，去改變社會的印象。甚至如香港學者（黃昌榮、邵家臻，1998）所主張，青年應有權向現存的社會規範、成人角色和價值觀作出反思、反抗和改革。他們也認為，青

年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不應只被視為經濟發展的工具（從而強調對青年的社會控制或社會投資），應以青年發展作經濟發展的主人和目標。

對照上述主張與社會資本的概念，可看到一個重要的青少年工作課題，即要如何促進青少年在社會關係中的「流動」。所以，理想的方案除了要讓青少年在社區有嘗試多元角色的機會，也要使青少年所發揮的各樣角色可以連結，使其更有機會展現團體或群體的力量，則青少年在累積自己社會資本的同時，也可成為社區的資源。

## 陸、結語

青少年在各樣的社區中成長，而國內社區的面貌則愈來愈多樣。長期以來，青少年工作無論在型態上或規模上的演變，卻遠不如社區工作有進展。如此不禁令人憂慮，是否青少年在社區生活中所受到的關注，整體上會愈來愈被邊緣化？或會因所處個別社區的差異而變得兩極化？相信都是我們所不樂見的。而若我們想在工作上有所突破，卻正值社會開始面臨資源匱乏的挑戰，我們是否也更需要能與案主合作，來開發新的資源？

青少年工作者若能使青少年從社區乃至更大的環境中得力，就有開發新資源的可能，前提是要能看清案主群的處境和潛力。這是本文參考各方面的見解，可得出的結論。一個先進的社會不只要使每個青少年在社區的生活更有發展性、能順利通過其發展的歷程，也要使青少年成為足以

與社區合作、交涉、有視野與行動的群體，使最終均得以找到在社會成就的出路 (Dryfoos, 1998)。我們對國內青少年工作的未來，也當如此期許。  
(本文作者闕漢中現為東吳大學社工系副教授)

## 📖 參考文獻

- 林南(2007)，〈社會資本理論與研究簡介〉，社會科學論叢，1 (1)：pp. 1-32。
- 呂民璿(1989)，〈青少年社會適應動向及其價值建構的精神文化意義〉，東海學報，30：137-148。
- 黃昌榮、邵家臻(1998)，〈結構與個人整合？香港青年工作的再檢視與再發展〉，青年研究學報，1 (2)：pp. 198-207。
- 闕漢中(1995)，家庭對青少年生活型態的影響--兼論家庭功能與對策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CS 84-2412-H-031-002-H3。
- 闕漢中(1996)，〈家庭與青少年生活型態之建構〉。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報，3: 181-211。
- 闕漢中(1997)，〈家庭對青少年獨處經驗的影響〉。爭議年代中家庭福利與家庭政策論文集，147-177。台北：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 闕漢中等(2000)，〈台北市深夜在外少年活動情境之研究〉，青年研究學報（香港），No. 3(1)，pp. 90-94。
- 闕漢中(2002)，〈也是青少年外展工作：一個鄉間青少年「樹屋」的營造〉，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報，No.8, pp. 233-263。
- Armistead, P. J. & Wexler, M. (1997).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youth development: the potential for convergence", meeting paper # 1, Community & Youth Development (working meeting, April, 1997), New York: Ford Foundation & International Youth Foundation.
- Barton, William H.; Watkins, Marie & Jarjoura, Roger (1997). "Youths and communities: Toward comprehensive strategies for youth development", Social Work, 42 (5) : pp. 483-493.
- Benson, Peter L. & Pittman, Karen Johnson (eds.) (2001). Trends in Youth Development: Visions,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Norwell, MA: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Bronfenbrenner, Urie (1979).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onfenbrenner, Urie (1986). "Alienation and the four worlds of childhood", Phi Delta Kappan, 67(6): pp. 430-436.

- Burt, Martha R.; Resnick, Gary & Novick, Emily R. (1998). Building Supportive Communities for At-Risk Adolescent,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Campbell, David E. (2000). "Social capital and service learning",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33 (3): pp. 641-645.
- Coleman, J. S. (1961). The Adolescent Society: Social Life of The Teenager and Its Impact on Educ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cited by John Cotterell (1996).
- Cotterell, John (1996).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Influences in Adolescence, London: Routledge.
- Csikszentmihalyi, M. & Larson, R. (1984). Being Adolescent: conflict and growth in the teenage years, New York: Basic Books.
- Darling, Nancy; Hamilton, Stephen; Toyokawa, Teru & Matsuda, Sei (2002). "Naturally occurring mentoring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roles and correl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0 (2): pp. 245-270.
- Dryfoos, Joy G. (1998). Safe Passage: Making It Through Adolescence In A Risky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lkind, D. (1989). All Grown Up and No Place to Go, Mass: Addison-Wesley.
- Finn, Janet L. & Checkoway, Barry (1998). "Young people as competent community builders: A challenge to social work", Social Work, 43 (4): pp. 335-345.
- Furlong, A.; Biggart, A.; Cartmel, F. (1996). "Neighborhoods, opportunity structures and occupational aspirations", Sociology, The Journal of the 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30(3): 551-9.
- Hall, J. (2001). Canal Town Youth: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 identity, Albany, N.Y.: SUNY Press.
- Halpern, Robert; Barker, Gary & Mollard, William (2000). "Youth programs as alternative spaces to be: A study of neighborhood youth programs in Chicago's West town", Youth and Society, 31 (4): pp. 469-506.
- Hart, Daniel; Atkins, Robert & Ford, Debra (1998). "Urban America as a contex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identity in adolescence", Th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4 (3): pp. 513-530.
- Hurrelmann, Klaus (1989). "The social world of adolescent: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in Hurrelmann, Klaus. & Engel, Uwe (eds.) Social World of Adolescent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de Gruyter.
- Hurrelmann, Klaus. (1990). "Parents, peers, teachers and other significant partners in ado-

- lesc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olescence and Youth, 2: 211-236.
- Inkeles, Alex & Leiderman, Herbert (1998).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sychosocial maturity: The development of a cross-national scale for adolesc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39 (1): pp. 52-76.
- Jones, G. & Wallace, C. (1992). Youth, Family, and Citizenship,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Nightingale, E. O. & Wolverton, L. (1993). “Adolescent rolelessness in modern society”, Teachers’ College, 94: pp. 472-486.
- Palazzo, Donato (1989). “The lifeworld of young people: A systems-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Hurrelmann, Klaus. & Engel, Uwe (eds.) Social World of Adolescent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de Gruyter, chap. 4: 57-64.
- Quaglia, R. J. & Perry, C. M. (1995). “A study of underlying variables affecting aspirations of rural adolescents”, Adolescence, 117 (30): pp. 233-.
- Rhodes, Jean E.; Ebert, Lori & Fischer, Karla (1992). “Natural mentors: An overlooked resource in the social networks of young African American mother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0 (4): pp. 445-461.
- Sampson, Robert J. (2001). “How do communities undergird or undermine human development? Relevant context and social mechanisms”, in Booth, Alan & Crouter, Ann C. (eds.) Does It Take a Village? Community Effects on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Familie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Seidman, Edward; Allen, LaRue & Aber, J. Lawrence (1995).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dolescent-perceived microsystem scales: Social support, daily hassles, and involv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3 (3): pp. 355-388.
- Shields, Craig (1995). “Improving the life prospects of children: A community systems approach”, Child Welfare, 74: 605-618.
- Stevenson, Howard C. (1998). “Raising safe villages: cultural-ecologic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emotional adjustment of adolescents”, The Journal of Black Psychology, 24 (1): 44-59.
- Zimmerman, Marc A.; Bingenheimer, Jeffrey B. & Notaro, Paul C. (2002). “Natural mentors and adolescent resiliency: A study with urban youth”,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0 (2): pp. 221-244.
- Zeldin, Shepherd (2002). “Sense of community and positive adult beliefs toward adolescents and youth policy in urban neighborhoods and small citie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1 (5): pp. 331-342.